

# 过着诗歌生活的彭敏： 读诗无需准备和训练？这是美丽的误会

对话

## “古诗词是我寄身天地间的生存方式”

2020年2月9日，中国诗词大会的“老将”选手彭敏，终于在第五季夺冠成功。两年多过去了，在《诗刊》杂志担任编辑部副主任的彭敏，过上了纯正的诗歌生活——编诗、读词、赏诗。比起其他长篇累牍的文学经典，诗词小巧玲珑，平易近人。通勤路上、临睡前自不必说，就是跟朋友打台球时，朋友击球时，彭敏也会坐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读辛弃疾的词。“诗词当中有一种细腻而又极致的美感，在琐屑庸碌的日常生活中突然与它们邂逅，你会明白什么叫心旷神怡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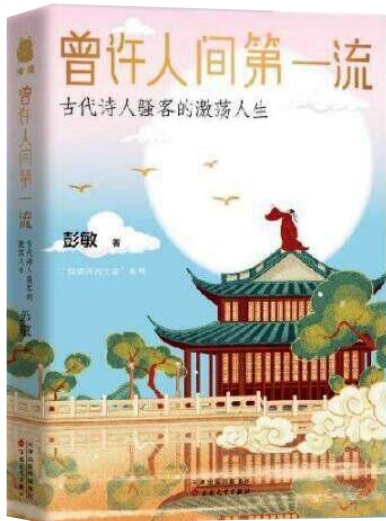
诗词之美又是丰富复杂的，在清丽丽句的背后，往往携带着一个个渊深海阔的“小宇宙”，等待读者撩开那层薄薄的纱幔。自幼热爱古诗词的彭敏，对古代诗人其人其文极为熟稔，对其中蕴含的细节、故事信手拈来。2022年8月底，彭敏的新书《曾许人间第一流：古代诗人骚客的激荡人生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他想告诉读者，诗词不必是高高在上的日月星辰，也可以是伴你左右的温暖灯光，“大诗人不用杵在神坛上，自带干冰、浑身冒仙气，他完全可以像你身边的某个同学、朋友，有血、有肉、有趣、有料，可亲、可感、‘可笑’、可爱。”

彭敏在书中，将“建安七子”称为“中国文学史上响当当的男子天团”；在谈到陶渊明时，彭敏起的副标题是“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本该灿烂过一生”；说到孟浩然，“给我三个好友，我能撬动地球”；他把李清照叫“宇宙第一才女”，使用了歌词“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”，诸如此类。彭敏一头扎进几十位诗人长长短短的人生，“我仿佛跟着他们活了几十辈子，深深体味着人生的美丽与哀愁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彭敏出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小山村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彭敏看到了香港古装电视剧《日月神剑》，里面一个表白的情节让年幼的他大受震撼。“天下美女多如云，我心独爱你一人。天长地久永无尽，爱你之情似海深。”这是彭敏人生中遇到的第一首情诗，虽只匆匆听过一遍，却在他脑子里萦绕不去。“别误会，我可没说这诗有多好，但征服一个小学四年级男生已经足够。”

从此，彭敏开始“发了疯”一样读诗词，背诗词。诗词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。后来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，把自己暗恋女孩的名字和两句凄凉的唐诗“今生已过也，结取后生缘”，用小刀刻在一棵树的树皮上。在北大读研究生时，他参加了一个诗词社团，跟着一群师兄师姐，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，写诗词、玩飞花令。

日前，趁彭敏新书《曾许人间第一流》出版之际，封面新闻记者跟他有一番深入的采访交流。这位过着诗歌生活的人，谈到新书的种种，谈余秀华，谈到新诗所处的困境和尴尬等。



《曾许人间第一流》

采访中，彭敏坦言，诗词于他，就是一个“灵魂的后花园”。

### 新诗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普通读者不得其门而入

**封面新闻：**经典诗词金句很多，为什么选用“曾许人间第一流”作为书名？

**彭敏：**“须知少日擎云志，曾许人间第一流”。这是清代诗人吴庆坻的《题三十小像》（其一）。写这首诗时，吴庆坻还没考中进士，颇有些怀才不遇的牢骚与苦闷。之所以把“曾许人间第一流”拿来作书名，就是因为这句诗用来形容很多诗人怀才不遇的一生，都太贴切了。无论是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，还是李贺、陆游、柳宗元，他们作品中的感染力，很多就来自这种才华无处兑现的失落与苦楚。

**封面新闻：**这本书有很多生动的、戏剧化的细节，文笔诙谐幽默，如何把握严肃与戏说之间的平衡，是一个难题。你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解读这些诗人？

**彭敏：**在确保基本事实无误的前提下，设置戏剧化的场景和对话，代古人立言，这是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时反复用到的艺术手法。而在当下，我们适当加入一些时髦的词语，把古代诗人拉入当下的生活情境，把他们当作我们身边的某位同学、朋友去刻画，无疑将使他们和读者之间更加亲近。

**封面新闻：**在你看来，现在普罗大众对诗歌最容易产生的误会有哪些？有哪些误区？很少看到有严肃文学类型的小说引发全民热议，这几年最容易出圈的是新诗。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？

**彭敏：**其实也不能说普罗大众对新诗有什么误会，新诗确实在走一条不考虑普罗大众阅读趣味的道路。这是诗人和普罗大众的双向选择，谁也不能怨谁。诗人的写作是面向圈子里的诗友、可供发表与获奖的期刊甚至文学史，普罗大众并不是新诗的假想读者。因此，新诗所选择的修辞模式、文本策略，都不是普罗大众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能够欣赏的。反过来，普罗大众有太多读物可供选择，极少有人会会对阅读新诗感兴趣。

**封面新闻：**可不可以说，对好的新诗的欣赏，是需要读者具备一些审美知识储备或者审美训练。现在因为互联网平台的存在，坏的新诗也会得到传播。你怎么看？

**彭敏：**从时间的维度来看，新诗的不成熟毋庸讳言。新诗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，经典作品的匮乏是必然的。新诗自身的问题，只能交给时间去解决。

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阅读诗歌不需要任何准备和训练，这恐怕是个美丽的误会。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欣赏古诗词，是因为在漫长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当中，我们用无比细致、详尽的方式学习了海量的文本。而即便如此，把李白、杜甫、苏轼（更别说李商隐、李贺了）一些稍微复杂点的诗歌光秃秃地扔给



彭敏

你，不带任何注解，你恐怕也并不能读懂。让普通读者毫无准备与训练地直接面对当下的新诗，读不懂、无法欣赏自然不可避免。在新诗巍峨的高墙下，读者自然不得其门而入。读者认为是诗人的问题，诗人认为是读者的问题。这就是当下新诗所面临的尴尬处境。

**封面新闻：**我看这本书得到诗人余秀华的推荐。余秀华是一个有实力的诗人。前阵子她因为在网络上公开自己的恋爱而受到关注和热议。就你的观察而言，自古以来，诗人恋爱是不是格外容易戏剧化？

**彭敏：**吃瓜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越是隐秘，越是禁忌，就越是牵动吃瓜群众的躁动之心。古代诗人中，李清照和两任丈夫的爱恨纠葛，陆游和唐婉绵延数十年的旷世绝恋，苏轼和王弗、王闰之、王朝云的爱情佳话，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。

女诗人的恋爱、婚姻自然又比男诗人更受关注，而余秀华特殊的人生境遇，放大了人们对她恋情的关注。余秀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与追逐，可以那么热烈，那么不顾一切。片刻的拥有足以令她欢欣雀跃，即便爱得头破血流，也无所畏惧。

**封面新闻：**对你来说，古典诗词扮演怎样的角色？古典诗词在你的生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？

**彭敏：**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之外，每个人都会试着去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“灵魂后花园”。古诗词于我，就是这样一个“灵魂后花园”。我这人很宅，不太喜欢出去玩，翻开一本古诗词，就等同于以极低的价格穷游祖国的锦绣河山了。阅读古诗词，会让我获得极为丰富的生命体验，就像是我穿越到了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的身上，陪伴他们度过了一世又一世。古诗词是我寄身天地间最基本的生存方式，是我生活中随时就

可以捧在手心沉浸式欣赏的白月光。它填满了很多空虚的时光，驱散了很多浮躁的瞬间。每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它都用温柔的双手轻轻抚摸我的头顶：没事的，有我在。

**封面新闻：**你会写诗词吗？有人认为，诗词的形式，已经无法承载丰富复杂的现代生活，所以现在普遍不写诗词。这个观点你认可吗？

**彭敏：**我大学时写过一些诗词，还当过北大诗词社团的社长。我们以为诗词只适合呈现古人的生活，只适合写明月青山、杨柳珠帘、落花风雨，但其实，诗词的涵容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。就我在《诗刊》做编辑所见的状况来看，当下的诗词创作者仍在积极尝试和推进这样一种写作方式。根据新华社2018年发布的一项数据（来源是中华诗词学会），我国诗词作者和爱好者已达300万人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达3.2万人，诗词社团和诗词刊物也都有800家之多。300万人在十几亿人口中，占比当然并不高，但别忘了，在古代，写诗词的也只是极少数人。

### 我在年轻时就喜欢杜甫 他的诗歌有助于修炼诗艺

**封面新闻：**历代很多文人都很喜欢苏轼。你觉得原因有哪些？

**彭敏：**中国人讲究知人论世，人品和文品往往是放在一起讨论的。苏轼在跌宕起伏、极具戏剧性的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乐观旷达，给了很多人坚持的可能、前行的力量。他的幽默属性、吃货属性，又是那么的接地气，一点也不高高在上。尤其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，苏轼所提供的人生叙事、价值理念，与当下人的日常生活和普遍情感最为契合的。

**封面新闻：**我注意到，很多人说自己到了一定年龄开始喜欢杜甫超过喜欢李白。你是怎样的感受？

**彭敏：**很多诗人、作家都谈到，自己在年轻时喜欢李白，渐入中年才发现和杜甫产生了深切的生命共鸣。我比较特别，我在年轻时就更喜欢杜甫。年轻时我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诗歌学徒，阅读的过程常常就是学习和修炼诗艺的过程。而李白虽然好，却完全不可学，天才你怎么学？而杜甫的伟大，则是高度技术化、有章法可循的，杜甫给我的实际帮助远远大过李白。

**封面新闻：**对古典诗词的熟稔，对你写文章有怎样的帮助？

**彭敏：**无论是诗词、古文还是现代诗，其语言都是高度凝练、极具美感的，这导致我后来无论写什么，都会过分关注语言，千锤百炼地追求一种精致、新奇的语感。在写《曾许人间第一流》的过程中，我逐渐放下了原来那种高度雕琢的写作方式，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，能用轻松的口语，尽量不用文雅的书面语。所以，阅读这本书，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过程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